



古寧頭、登步島大捷 憶胡璉將軍

文/陳忠



陸軍第十八軍

↑胡璉故居紀念館懸掛仿製的陸軍 18 軍軍旗。(圖/胡璉故居紀念館)



←胡璉將軍 (圖/胡璉故居紀念館)

重整十一兵團 強化訓練

徐蚌會戰後，政府鑑於國共形勢逆轉，決定籌組二線兵團，在中南、西南、西北成立十四個編練司令部，民國三十八年二月，胡璉被任命為第二編練司令部司令官，並予兩個軍的番號。所謂的「編練」，就是一邊編組，一邊訓練。

胡璉兩度出任金門防衛部司令官，除致力建設金門，興水利鋪馬路，造林綠化，開發農村經濟並設立酒廠，更整軍備戰，繼古寧頭戰役，復有大二膽、南日、湄洲、東山之捷。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期間，確保金門成為海上不滅燈塔，奠定如今金門成為海上公園的基石。

其後胡璉出使越南，仍情繫金門，其遺骸成灰，盡撒大小金門海域，遺囑留存：「予屍化灰，海葬大小金門間，不開追悼會，魂依莒光樓。」面對胡璉如許功業，難以一一細數，茲就保臺安民，以重整十一兵團與保衛臺灣之關聯性提出說明。

胡璉字伯玉，陝西省華縣人，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。生於民前五年，卒於民國六十六年，享壽七十。黃埔軍官學校第四期，一生衛國，抗戰時期於民國三十二年夏「鄂西石牌之戰」，力阻日寇深入，捍衛陪都重慶安全；國共內戰期間，民國三十八年春於徐蚌會戰後重整的第十一兵團，增援古寧頭戰役、登步島戰役，殲滅來犯共軍，居功甚偉。

責在南京、蚌埠、武漢等地，收容由戰場來歸官兵，總計收容約八千之眾，即以此為基幹，於浙江省江山縣成立第二編練司令部。國防部對於第二編練司令部的兵源補充計畫，原擬於浙江、福建各徵新兵三萬人，江西一萬五千人，然因當時司令部所在地為土共多年出沒的地方，且非產糧與兵源充沛之地。適國防部有命令：「第二編練司令部應綏靖贛、浙、閩三省邊區，以防共匪滲透潛伏。」胡璉乃請准衢州綏靖公署，移轉司令部於江西，並得當時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江西綏靖公署主任方天助，以「一甲一兵，一縣一團，三縣成師，九縣為軍」方法徵兵。一月之內在江西徵集五萬精壯，滿足兵源。



↑古寧頭大捷後，蔣夫人（前右）蒞臨金門，中為胡璉將軍。(圖/胡璉故居紀念館)

政府成立之十四個編練司令部，依計畫真正完成組建的只有胡璉的第二編練司令部。然而畢竟是未經訓練，是年四月，共軍發起渡江（京滬杭）戰役，五月十三日，國防部令恢復第十二兵團番號，胡璉調任為第十二兵團司令官。胡璉遂以第二編練司令部為基礎，重建第十二兵團司令部於江西上饒，下轄三個軍，十八軍軍長為高魁元，六十七軍軍長劉廉一，以及後續成立的第十九軍軍長劉雲瀚。其中除十八軍所屬第十一師（師長劉鼎漢）、六十七軍轄下第十八師（師長尹俊）、第七十五師（師長王靖之）等三個師，因老兵較多，略具戰鬥能力外，其餘多為未經行伍訓練之土。共軍渡江後占江西西南城後，頓兵不前，旋即進犯黔（貴州）、川（四川），敵情威脅稍減，胡璉乃利用此段時間，在贛南加緊訓練兵，並令高魁元與劉廉一，分別率部肅清閩西與粵東土共與叛軍。九月，兵團主力漸次集結於（州）、汕（頭）地區，準備保衛臺灣。

↑總統蔣公（右）巡視金門，由經國先生（前左）、胡璉將軍（中）陪同。(圖/胡璉故居紀念館)



↑胡璉將軍年輕時英姿煥發。(圖/胡璉故居紀念館)

除了加強軍士官兵的精神教育，胡璉也著重幹部及部隊的訓練。於第二編練司令部成立之初，胡璉即將人事公開、經濟公開、意見公開、賞罰公開的四大公開，引為內部管理準繩。先成立軍官訓練團，調訓全軍幹部輪流施訓，以統合幹部戰術思想與戰鬥技能。及至新兵徵集足額，就展開部隊訓練，從單兵個人的基本動作到團隊操練，並以武器操作及戰技戰術的熟練為訓練目標。

此時兵團正奉命赴援舟山、金門。胡璉遂將「閩粵邊區軍政幹部學校」易名為「第二十二兵團軍政幹部學校」，以「上馬殺敵，下馬治民」為訓練宗旨，以培養文武兼長的部隊幹部新血，對外以「怒潮學校」為代名。為免影響兵團作戰，當兵團奉命赴援舟山、金門時，將學校同時遷往臺灣新埔繼續訓練。隨後在臺與閩省招考青年學生千餘人為第二期，民國三十九年九月七日怒潮學校復遷往金門水頭。

怒潮學校 影響深遠

胡璉在第二編練司令部期間，除成立軍官訓練總隊與軍士教導總隊，強化軍士官的教育訓練，更在共軍渡江南犯，兵團向贛南轉進時，因緣收容青年幹部及學生千餘人，於是成立學生軍。基於作戰需要，兵團與地方黨政幹部的補充至為重要，胡璉乃於江西瑞金以學生軍為基礎，成立「閩粵邊區軍政幹部學校」，其後兵團奉命向潮、汕轉進，該校亦隨軍遷至潮州、庵埠繼續訓練。同時也將「廣東第九行政區軍政幹部學校」招訓的學生，與閩西招收的青年學生一併編入該校訓練。

不久陸軍官校在臺復校，為利學籍統一，怒潮學校解編改制為「金門防衛司令部幹部訓練班」，凡具備教育專長，師範畢業資格的教師與學員，轉往福建省立金門中學服務，第二期學生則併入軍校受訓，已畢業的第一期學生兩千餘人，除分發到金門黨、政、軍所屬單位服務。爾後依其意願，分批至陸軍官校與政工幹部（國防部政治作戰學院前身）分別補訓後，以軍官任用。怒潮學校雖建校年餘，但對爾後金門戰地政務的推動影響深遠。

大將屯邊 功在國家

胡璉兩度駐節金門，前後八年，在金門遺澤深厚，軍人尊他為「金門軍神」，比擬唐代牧馬侯陳淵之開拓金門，後世尊稱為「恩主公」；民眾比擬亦尊稱胡璉為現代「恩主公」，其一生用兵，幾乎戰無不勝，國共內戰時，劉伯承與陳毅對胡璉用兵，力戰不逞，計誘不能，喻之為「狐」。毛澤東也曾說：「十八軍胡璉，狡如狐，勇如虎，宜趨避之，以保實力，待機取勝。」以此形容胡璉之善戰，實至名歸。

當時金門有原第一編練司令部改編，由李良榮任司令的第二十二兵團，然而其所屬部隊奉令建制不全，實際戰鬥力薄弱，而新編成的青年軍二〇一師（欠六〇三團）官兵素質、訓練與裝備雖佳，但缺乏實戰經驗。誠如當時率艦參與此次戰鬥的黎玉璽事後多年所記：「胡兵團十八軍主力若未能先期到達，當天第十九軍的兩個團兵力又未能及時駛卸上岸增援，則戰局恐仍難樂觀。」因之，形成古寧頭大捷的關鍵，就是第二十二兵團的適時支援。

第十一兵團 軍援金門與登步

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，共軍夜襲金門，十一月三日共軍進犯舟山群島的登步島，均因第十二兵團適時分兵增援兩島，讓來犯共軍丟盔棄甲接連失利，形成國軍保衛臺灣關鍵的古寧頭大捷與登步島大捷。

當時金門有原第一編練司令部改編，由李良榮任司令的第二十二兵團，然而其所屬部隊奉令建制不全，實際戰鬥力薄弱，而新編成的青年軍二〇一師（欠六〇三團）官兵素質、訓練與裝備雖佳，但缺乏實戰經驗。誠如當時率艦參與此次戰鬥的黎玉璽事後多年所記：「胡兵團十八軍主力若未能先期到達，當天第十九軍的兩個團兵力又未能及時駛卸上岸增援，則戰局恐仍難樂觀。」因之，形成古寧頭大捷的關鍵，就是第二十二兵團的適時支援。